

舌

華

錄

下

明

曹蓋之著

進步書
局校印

舌華錄卷之五

明

新都曹 臣盡之纂著

句吳吳 范鹿長恭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清語第九

吳范曰。晉人尚清談。清談之語。除世務之外。凡風流豪爽。放達高傲之類。皆清也。是前人所取之義。廣。吾既以此區分類別。則清之之義。不得不隘矣。陶之汰之。則在山林之士乎。乃次清語第九。

戴仲若顯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顯答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潘師正居嵩山。通遙谷。唐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田游蠟頻召不出。唐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蠟野服出拜。儀止謹朴。帝問先生比佳不。游蠟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不遠千里。遊東中諸郡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

陶徵士嘗言。五六月北窗下卧。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有客過陳眉公嚴栖草堂。問是何感慨而甘栖遊。陳拈古白答曰。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問是何功課。曰。種花春掃雪。看錄夜焚香。問是何利養。曰。硯田無惡歲。酒谷有長春。問是何往還。曰。

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

宗少文好山水。所至皆圖之。以張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

孔稚圭風韻清疎。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鳴蛙。稚圭曰。以此當兩部鼓吹。

謝惠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嘗曰。人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許明月。

吾鄉汪曼容。工古篆刻。老而愈精。卽文三橋何雪漁不及也。結室黃蘗山下。曰。一樹菴。日誦明其

中。偶有事暫至市。裾袖間冉冉有白雲。時出事畢。即返。人或問曰。何返之速也。答曰。白雲伴我

出市。安可不送白雲入山。

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無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徐謂二

人曰。不意今日披藥簪也。

羅遠遊家呈坎山中。多古書舊帖。嘗臣常過之。數日不歸。一日臣欲急歸。羅留之。不允。時天欲雨。

隣山初合松竹之顛。半露雲表。指謂臣曰。汝縱不戀故人。忍捨此來家筆耶。復留累日。

梅嶺懸峭。登者如彈珠千仞。神骨俱竦。過此復入小康。人騎始得暫息。熊際華度之。心目契領。羨

曰。山不先示人以易。此山靈着意處也。

晉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

來親人。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其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猶難為懷。

晉明帝問謝鯤。君目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官整肅。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王子猷嘗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劉野亭歸鄉。有權貴來訪。皆不見。或風之。答曰。才與狼虎隔途。何忍遽與難犬相別。

蘇郡隱士王賓。遁跡西山中。姚少師廣孝。以舊好訪之山中。謂曰。寂寂空山。何堪久住。答曰。多情

花鳥。不肯放人。

熊際華過吉水鄉南臯里。樂其幽寂。常忘歸。每歸。謂所親曰。一入鄉里。水石泠泠。便使人有廉勵之想。及與人語水石。又遜下風。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嘆曰。丈夫擁書萬卷。何暇南面百城。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郝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驢臨水。久之乃去。

關文衍為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自云。今吾身常在雲泉之內。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雖麻衣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陳扣之曰。翁訓子讀書乎。

曰種園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

陳仲醇居山中。有客問山中何景最奇。陳曰。雨後露前。花朝雪夜。又問何事最奇。曰釣同鶴守。果遣猿收。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嘆曰。非為使人情開豁。亦覺日月清朗。

天游子效負圖先生履跡遍名山。或問曰。山不同乎。曰然。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巖巖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顛而堆阜。桂林之山。玲瓏剔透。巴蜀之山。巉差竊窺。河北之山。梯衍龐博。江南之山。峻峭巧麗。山之形色不同如此。

屠長卿曰。紅潤凝脂。花上纔過微雨。翠勻淺黛。柳邊乍拂輕風。問婦索釀。甕有新蕖。呼童煮茶。門臨好客。先生此時情興何如也。吳苑笑曰。長卿此語。猶當注疏。當止盧仝七碗。效康節半壺。便是調和手段。

顧長康盡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當置丘壑中。屠緯真曰。茶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喜。鳥啼花落。無人亦自悠然。

蕭恭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懼。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明月。登山訪水。肆意酣暢也。

唐蕭宗嘗賜高士玄真子張志和奴婢各一人。玄真配為夫婦。名為漁童樵青。人問其故。答曰。漁

童使奉釣收編。蘆中鼓柁。樵青使蘇蘭新桂。竹裏烹茶。

陳眉公語客曰。余每欲藏萬卷書。襲以異錦。薰以異香。茅屋蘆簾。紙窗土壁。而終身布衣。嘯咏其中。客笑曰。果爾。此亦天壤間一異人。

陳眉公曰。焚香倚枕。人事都盡。夢境未來。僕於此時。可名卧隱。便覺鑿坏在山為煩。

倪文節公曰。松聲。澗聲。山禽聲。野蟲聲。鶯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灑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為最。聞他人讀書。已極喜。聞子弟讀書。喜又不可言矣。

陳眉公曰。萬綠陰中。小亭避暑。洞開八達。几簟皆綠。忽聞雨過蟬聲。風來花氣。不覺令人自醉。傅昭泊然靜處。不妄交遊。袁梁每經其戶。輒嘆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乎。

屠綽真曰。翠微僧至。衲衣全染松雲。斗室殘經。石磬半沉蕉雨。

陸羽問張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見少別。何有往來。屠綽真曰。籬邊杖履送僧。花鬚冒於巾角。石上壺觴。坐客松子。落我衣裾。

黃玄龍家黃籬山麓。有梨數千枝。每花開時。日繫磚其間。至落盡。猶數往觀之。人問其故。答曰。白地生綠苔。可愛也。

陳眉公曰。山鳥。每夜五更。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間真率漏聲也。

陳仲醇曰。山居勝於城市。蓋有八德。不責苛禮。不見生客。不混酒肉。不競田產。不聞炎涼。不開曲

直不徵文通。不談仕籍。反此者。是僧牛店。販馬驛也。

韻語第十

吳范曰。風流之士有韻。如玉之有瑕。犀之有暈。美處即其病處耳。然病美無定名。溺之者為美。指之者為病。吾輩正墮此情韻海中。不能有所振脫。安肯以未定之名。而恬作已病乎。是必以韻為美矣。乃次韻語第十。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吾輩。

袁中郎作吳令。常同方子公登虎丘。見紅裙皆避去。因語方曰。烏紗帽挾紅袖登山。前人自多風致。今時不能茲。便覺烏紗礙人。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自遠。

金陵女郎沙苑在。破瓜未久。於羣人中。遽與鹿長。心悅之。拋以眉語。鹿長神解。兩人漸相遠引。同遊者欲亂之。有一客曰。無得驚醒情禪也。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世。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曰。未若長卿慢世。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適。聞函道中有履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卒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

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譔。

大通禪師操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東坡挾妓謁之。大通愠形於色。坡乃作南柯子一首。令妓齊歌之。大通亦為解頤。公曰。今日忝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曉眉。却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弈棋。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耳。東坡問公禪人亦復愛此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朵頤。

蘇子瞻去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詆諧放蕩。不復為畦畛。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汝妄言之。吾妄聽之。

吳達曰。世無花月美人。不願生此世界。

陳眉公曰。名妓翻經。老僧釀酒。將軍翔文章之府。書生踐戎馬之場。雖乏本色。亦是有致。

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纓。武帝植於太昌雲和殿前。嘗嗟賞之曰。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京陵馬姬行二。善飲。眾客頽廢。姬神寂然。李太史本冝寓目。美曰。吾每恨步兵猶是男子。今轉女郎。

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園中。木嘗張幄設坐。只使童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

花稠。

袁尹疎放好酒。嘗步屣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耳。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謂待詔何樂耶。無功答曰。良醞可戀耳。

張卿子同鄧林宗閔子善鍾瑞先劉叔任諸子。夜半步佑聖觀。缺月當眉際。涼楚逼人。諸子欲歸。張曰。落花殘月。惟苦有情。吾儕正屬其人。不得以硬腸愆性。復步玩將曉而散。

錢鶴灘請告歸。門生某守揚州。遣使迎公。越界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將有請屬。公曰。老夫扶來看廣陵濤。並問瓊花消息耳。無作跨鶴人猜也。

陳眉公曰。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一偈不參而多禪意。一勺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曉而多畫意。淡宕故也。

玄墓山寺。門有巨松。甚鬱茂。堪輿家言。當門不利。勸去之。天全翁至山中。僧以是請。公視松愛之。不忍捨。徐謂僧曰。木在門成閑字。不愛耶。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愛其神駿。

郝公琰曰。吾常遇俗兒面孔。內自作惡。每舉張卿子神色笑語一思。不但免俗。更覺世界清涼。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何與人事。故不如銅雀臺上妓。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嘆以為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不如微雲。

點綴太傅因戲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耶。

劉公榮與人飲酒。雖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阮籍嫂常還家。藉見與別。或譏之。藉曰。禮豈為我輩設耶。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午橋莊小兒坂。茂草盈原。裴晉公每使驅羣羊散於坂上。曰。芳草多情。賴此點綴。

皇甫嵩曰。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盃。加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審其宜。攷其景。反此則失飲之人矣。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一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潘景升嘗謂小妓眼中生火。當境者怒之。亦痴也。隘胸者曰。聽之耶。潘曰。我之悅者。彼亦不如是耶。

人譏周僕射與親友戲言。雖穢無節度。周曰。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屈。

唐蘇晉題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綉彌勒佛一軸。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

王悅見王恭六尺簞。謂有餘。求之。恭即送。後悅見恭更無簞。問之。恭曰。平生無長物。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嘆曰。煙姿玉骨。世外佳人。恨無傾城笑耳。

唐御苑新有千葉桃花。明皇親折一枝。挿於妃子頭上。曰。此個花猶能助嬌也。

飛燕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為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白雲鄉也。

唐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嘆羨久之。帝指貴妃示

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孟萬年好飲。愈多不亂。桓宣武嘗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飲。一日醉。一日病酒。

謝耳伯宋獻孺在潘景升坐。有三妓佐酒。謝奉佛不飲。酒近色。在坐不無少自檢持。宋語之曰。打

過艷冶。卽是圓通。成佛成仙。正在吾輩。

孔北海家居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嘆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

矣。

琅琊王肅仕南朝。好茗飲。尊羹及還北地。又好羊肉酪漿。人或問之。若何如酪。肅曰。若不堪與酪

為奴。

郭順卿行二稱之曰郭二姐與王元鼎密何魯溫叅政在中書欲屬意於郭一日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叅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及叅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叅政不敢望元鼎溫一笑而別

郎基為縣令清慎無所營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惟頗令人寫書樊宗孟謂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任育長嘗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曰此是有情痴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瑯琊王伯與終當為情死

明皇坐沉香亭詔妃子妃子時卯酒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殘粧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是豈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而猶有嬰兒之色傳正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其術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惟當絕色耳傳正俛思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李舟除昌州不樂洞材往問之曰昌州佳郡也奈何棄之李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然則何以知其佳洞材曰天下海棠無香惟昌州有香耳

陳眉公曰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閒杖

令人輕。水令人空。雪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與鼎令人古。

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北齊高洋克暴。貴嬪薛氏有小過。遂殺之。解之抱其股為琵琶彈之。復嘆曰。佳人難再得。

米芾方擇婿。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真滑也。以女妻之。

屠長卿曰。據牀塔爾。聽豪士之談鋒。把盞醒然看酒人之醉態。

陳眉公曰。天之風月。地之花柳。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才戲語。亦自有理。

唐玄宗性俊逸。酷不好琴。曾聽彈正弄。未及畢。叱內官曰。速召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

梁高祖重陳郡謝朓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是。

劉伶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插隨之曰。死便埋我。

漢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蓋寬饒後至。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

曰。無多酌我。我過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此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欲創著其頰。左馮翊朱博用為守尉。問禁曰。是何等創。禁自知情得。叩

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

劉伶好酒。渴甚。求酒於妻。妻藏酒棄器。諫曰。非養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當祀鬼神自誓。便可具

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必不可聽。於是飲

酒啣肉塊然復醉。

馬援破賊後對新息侯命邑三千戶援乃擊牛灑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忼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我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縣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至求盈餘但是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點點墮水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

郝之璽曰看花步男子當作女人尋花步女人當作男子。

江之生初為僧頗稱苦行過黃玄龍於石嶺山房別後蓄髮復遇於金陵玄龍不知也江曰黃先生忘耶我乃某也稍及寒溫江遽曰我苦極我苦極黃問何苦江曰跨間便毒已三月未愈也大司徒杜公佑在維揚也嘗召賓幕閒語曰我致政後買一小驢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着襪布襪衫入市看鈴盤傀儡足矣後致仕果行其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在吾計中矣

陳惟允家有王叔明泰山密雪圖張廷采聞知往借觀之卧其下兩日不去使者促之廷采臨去顧曰王先生爾豈知百歲後有張廷采懸爾耶

趙子固常得定武不損本襖帖乘舟夜泛而歸行至雲之昇山風起舟覆行李襖被皆淪溺無餘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襖帖語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

裴晉公性弘達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蔬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李宗閔多賓客談笑喜飲酒。暑月臨池以荷為杯滿酌酒密繫持近口以筋刺之而飲不盡再舉。既散有人言昨飲大歡也。李曰今日之歡明昨日之不歡自今好惡一不得言。

袁中郎曰有人隔簾聞墮釵聲而不動念者此人不痴則慧我幸在不痴不慧中。吳巽之坐時莊亭看桃花忽風起花落。輒嘆曰萬點愁人咄咄不已。郝公琰語臣曰巽之可憐。恹恹不啻花心。

王元寶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次日親友謂之曰昨日必有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着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

開元中賜邊衣製自宮中有軍校於袍中得一詩云留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絲今生已過了重結後生緣持以白帥帥以聞明皇問之有一宮人自言萬死即命嫁得詩者曰與汝結今生緣王獻之夜卧齋中有盜入屋獻之語云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古華錄卷之六

明 新都曹 臣盡之纂著

勾吳吳 苑鹿長泰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俊語第十一

吳苑曰。烏俊則以為冠獸。俊則以為騎人。俊則逐晴。語俊則聳耳。人苟未能了一耳目。未有不愛俊而厭惡者。蓋惟俊人能道俊語。豈墨香之口花乎。乃次俊語第十一。

褚李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玄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唐畢相誠。家素賤。李中丞有諸院子弟。與誠熟。誠至李氏子書室中。諸子賦詩。誠亦為之。頃李至。觀諸子詩。又見誠所作。稱其最美。問曰。此誰作也。諸子不敢隱。乃曰。所知畢秀才作也。李曰。出見。既而李呼左右責曰。何令馬入池中。踐浮萍。皆聚蘆荻斜倒。怒甚。左右莫敢對。誠曰。萍聚只因今日浪。荻斜都為夜來風。李大悅。遂客之。

賈逵通經授徒。肅宗重之。逵母病。帝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孫寶署侯文為東部督。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豈有其人手。文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當道。安問狐

經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之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文衡山素不至河下拜客。嚴介溪過吳門。候二日不至。忿然見色。謂顧東橋曰。不拜他人猶可。渠亦敢爾。以我概人耶。東橋曰。若非衡山有恒。那得介溪有芥。嚴稍斂。

東郡商鑑。名子為外臣。外臣任為廷尉評。銓入謝恩。武帝問卿名子為外臣。何為令其入仕。鑑答曰。外臣生於齊季。故人思匿跡。今幸遭聖代。草澤無復遺人。

晉庾亮造周顗。顗曰。君何忻悅而忽肥。庾曰。君何憂慙而瘦。周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

唐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鰲甲九肋者。蓋稀也。

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詞魯鈍。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為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曰。蘇王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

裴廷裕字庸餘。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同官者曰。裴裕廷如下水船。

偽蜀韓昭仕王氏為禮部尚書。麓有文章。至於琴棋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不能專精。朝士李台瑕曰。韓八座之藝。如折襪線。無一條長。